

在音樂的有與無之間

從吳詠梅博士留下的文字資料說起

◎ 譚美玲



吳詠梅(1925-2014)

資深山藝說唱家，以廣東南音及粵曲深受擁戴，並擅長秦琴及揚琴演奏。曾獲文化部頒授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南音說唱代表性傳承人」，香港嶺南大學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。代表曲目有《郎歸晚》、《歎五更》、《平湖秋月》、《七月落薇花》等。

吳詠梅（1925-2014），人稱梅姨，2012年12月獲國家文化部頒授為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——南音說唱代表性傳承人」，2013年年底獲香港嶺南大學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。對於一位八十八歲高齡的中華民間藝人來說，此等榮譽，實在來得太晚，卻也可說是剛剛趕上了。梅姨從來低調行事，不求聞達，重

栽培後進，甚至在過世前她仍孜孜不倦地把自己所知的，口傳心授給她的徒弟兼契女梁凱莉小姐。

本文寫梅姨，事緣於梅姨遺留在澳門的一些報紙、曲譜和舊場刊。梅姨2013年在澳門中風後，曾經兩度搬家，把在下環街曲藝社的東西及一些家中的物件再三處理後，搬回香港，住在北角的老人院。

相廝守
緬懷跟
煥發着
《讀書》
、思考
，陳原
考、喜

並獲得
教育碩
士學位
。工餘
皇島日
讀。



梅姨(中坐者)、梁凱莉(紅衣者)與筆者譚美玲，攝於2014年4月香港北角

離開澳門前梅姨兩次搬家，她最捨不得的是她那陪嫁的梳妝檯，還有一些照片，一些舊物，最後這些東西均寄託在筆者家裏。梅姨往生後，遵照她家人的意願，把梳妝檯贈送給澳門博物館，重要的私人舊物送回香港，而她留下的報紙、場刊等文字類的舊物，則交由筆者處理。



梅姨陪嫁的梳妝檯

九年後的今天無意中在辦公室翻到這些東西，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，這些都是梅姨不願丟棄的重要資料。那麼，她為甚麼如此重視這些舊報紙、舊場刊呢？

先來看場刊，共有5份，一看而知都是梅姨所重視的一些曲藝表演里程碑的見證。首先是1979年7月14日邵鐵鴻詞曲作品唱奏欣賞會的場刊。梅姨十三歲時，因演唱邵的《流水行雲》譜子寫成的《郎歸晚》，名噪港澳，邵特意從香港來澳門的曲壇聽她唱這首曲子，《郎歸晚》代表了梅姨在澳門曲壇展現才華的四十年代的歲月。邵在場刊上表示，是次欣賞會是戰後他個人的第一個重要作品成果展，更請到胡章釗為他主持。而這個欣賞會對婚後別去歌壇一段長時間的梅姨而言，當晚

再聽到
的她，
言意義
刊中印
晚的曲
的名字
餘首邵
風。而
動，在
香港對
曲在大

另一

唐健垣在

《東曲藝》

日的演出

和備受肯

向更廣闊

煌階段的

時，他也

是個難忘

合讓人們

甘明超、

中，仍與

和，成為

CD。

還有一

——澳門

刊，這個特

刊中沒有特

再聽到這首讓自己名噪一時的作品，中年的她，一定百感交集。這份場刊對梅姨而言意義非同尋常，因而她一直保留著。場刊中印有邵的演出前言及後語，記載了當晚的曲詞及當時跟他拍和的多位民間藝人的名字，更有6頁「上演述懷」，刊出50餘首邵及其友人的詩詞，大有文人雅士之風。而這是經香港市政局批准的一場活動，在大會堂音樂廳演出，也反映了當時香港對中華音樂技藝的認同，以及中樂粵曲在大眾音樂中的重要地位。

另一份重要的場刊是梅姨與區均祥、唐健垣在台北中正文化中心音樂廳的《廣東曲藝》，1990年5月30、31日連續兩日的演出。透過這場演出，梅姨的秦琴拍和備受肯定，廣東南音從此衝出港澳，走向更廣闊的天地，這是她人生中另一個輝煌階段的開端。筆者記得當年訪問區均祥時，他也說到當時在台灣演出頗受重視，是個難忘的經歷。這也是這隊南音說唱組合讓人們記得的開心片段。1995年9月甘明超、區均祥出的《南音精選》唱片中，仍與梅姨、唐健垣、張國鴻合作拍和，成為了九十年代一張舉足輕重的南音CD。

還有一個重要的本子，是一本特刊——澳門青年曲藝團成立七週年會慶特刊，這個特刊該是1986年8月刊出的。刊中沒有特別說明該曲藝團的成立年份，



梅姨留下的部份場刊

只說了8月18日是成立的日子，惟前言中談及成立不久發生林茂塘火災（1979年10月22日），推測其在1979年成立，故這本特刊就該是1986年。特刊共72頁，贊助廣告和賀辭只佔了一部份，大部份內容是活動照片、活動內容、曲藝分析、活動紀念照及幾首他們團所編的名腔名曲等記錄。有些今天只記得名字的曲藝人像溫甦、白燕子、何麗芳等，他們的身影都得見於照片中。特刊展示的是當時澳門曲藝界的年輕氣息、活力與團結，亦反映港澳兩地的聯繫。從記載的表演曲目可看到兩點：一，當時不同聲腔的演出百花齊放。二，不乏能唱南音的能手。這都顯示了八十年代澳門曲藝社團的生命力，以及當時人們對粵曲曲藝的喜愛。從中也能看到，當時社區與社團之間、職業與曲藝之間根本沒有界線，最重要是大家對粵曲的共同愛好，所以看到不少業餘能手吹打彈奏的畫面，以及來自跨界別的賀辭、廣告贊助等等。除了有梅姨的祥樂樂苑支持

外，還有香港工人粵劇團、澳門工人劇團的支持，也有道館、建築界、電影界、飲食界等的支持，更有一個澳門重量級的老曲藝社——澳門黑鷹文娛體育演唱團的敬賀辭。所以，可見當時在這個青年曲藝社團中的人，擔當面十分龐大，且當時澳門曲壇有很多新的社團成立，很是蓬勃。這類狀況在90年代後期開始絕跡，而隨著這一代藝人的凋零，今天的曲藝社團更變得不復純粹。筆者看到當時生氣盎然的澳門曲壇，對照今天的永樂戲院、金碧文娛中心的曲藝表演社團名字，除了感歎當年的曲藝社團所剩無幾，更看到當中的成份、曲藝、性質以至持份者，物非人非，只剩殘荷獨照外，更怕是寥寥獨自沉江口了。（上世紀澳門的曲壇，多設在新馬路，而曲藝社團多分佈在下環街、河邊新街至新橋區一帶，都是靠著內港河口的。）



梅姨留下的《澳門青年曲藝團七週年會慶特刊》

梅姨留在澳門的遺物中還有一些曲譜，都是手寫的影印本，有24首曲子，當中有一首不具名作曲的《抗婚月夜逃》，以排子起「潮州小調」引子的入場，只看題目及拍和引子就已經很前衛。當中有5首是譚惜萍所作的南音曲子。上世紀的南音曲家譚惜萍是甘明超的老師，甘與梅姨在八十年代初便已常在香港合作，一起表演及灌錄唱片，料這些手寫的影印曲本，該是當時甘明超分享給梅姨的。關於南音的行腔唱法，筆者曾聽梁凱莉小姐轉述梅姨的教導：行腔於字詞中要體會當中情感的表達，行腔的高低婉轉須配合字詞的情感與意義，所以詞與詞之間，字與字之間，情感與唱腔的跳脫及其中的變化都需要配合。而譚惜萍指導甘明超唱南音時，也告訴他加一些腔，在拐彎抹角處多點講究。（沈秉和《澳門地水南音〈七月落薇花〉師娘腔專輯》，2013：九）這種字詞之間的情感與唱腔的變化或加花，筆者這些年在欣賞南音演出時也啟發出另一種領悟。

關於南音說唱的句式來源，師父輩的說法往往是「木魚一變而為南音，南音一變而為龍舟，龍舟一變而為粵謳」，這等於中國文學史上說的韻文體變化的脈絡，像唐詩、宋詞、元曲的演化。當然這是比較籠統的說法，韻文發展脈絡也好，南音發展脈絡也罷，當然都不是那麼簡單，均

有它
句式
關係
顯示
只是
語加
式的
個等
或在
表演
唱出
來用，
音
音表
觀眾
的來
討好
口
以發
出拍
和著
了，
而其
韻句
於人
的國
文學
生的
韻律
它悅
耳
《詩
經》
那個
時作
學百
花齊
但民
歌遇
而能
歌的
有的
民間

有它不同的內因、外因。關於南音說唱的句式，當然跟木魚書的七字句式，脫不了關係，潮州歌本也是七字句式，這些句式顯示了說唱與傳統韻文脈絡相連的端倪。只是這些民間歌謠會將一些當地的方言口語加插進去，使聽眾容易理解，而且說唱式的地方歌謠，所用的樂器十分簡單，一個箏或一個胡，加拍板，就足以表演，重在表演者如何疾徐有致地把故事有韻地說唱出來，主要在於唱者的口腔共鳴器的運用，音樂只是陪襯、輔助的。（今天的南音表演，多加了不同樂器與元素，是因為觀眾的耳朵要求高了，需要加入更多花樣來討好。）

口腔共鳴器的使用，就是行腔時，以發出的聲音帶著音樂，音樂也配合唱者拍和著。在粵曲與南音來說就是行腔韻調了，而用韻部份，段落在何處，正是可見其韻句花式。所謂韻語或韻律，本來存在於人的口耳之間，是可變的（王夢鷗《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》，2009:67-77），活生生的韻律存在於人的現實的口耳之間，要它悅耳，容易使人知、感、想。從最早的《詩經》，到東漢的五言詩、唐詩等，是那個時代的韻律代表者。到宋以後，俗文學百花齊放，詩歌融入小說，融入戲曲，但民歌還是繼續在地方唱著的，承傳著詩而能歌的脈絡。南音屬於中國廣東地區獨有的民間歌謠，它的音樂格式幾乎是固定

的，唱詞從木魚書傳承下來，尤其《歎五更》那類，句式都是七字定格的，但它又可以加上說唱來變動成可長可短的句式。那麼在今天看來，南音的說唱句式，配合其古典詩歌的韻文格式，加上說話，邊拍和邊唱的，該屬於固定句式，還是長短句呢？其實南音與今天的流行曲中，均有隱藏的句式，不妨看看下面兩例：

《客途秋恨》 葉瑞伯撰曲

（以白駒榮唱版為例）

涼風有信，秋月無邊；

（3，4）

虧我思嬌情緒，好比度日如年。

（5，5）

小生呢係繆姓，乃係蓮仙字；

（1，3，5）

為憶多情嘅歌女呀，叫做麥氏秋娟。

（4，3，5）

見佢聲色，與共性情，人讚羨；

（3，3，3）

佢更兼才貌咯，就的確兩相全。

（4，3）

……

不妨留意，合樂的字與行腔配合，未加黑點的是半說半唱性地帶過的。其實就是類似元代戲曲中用到的襯字，只是在戲曲中，以較多的口語伴說出來，自然地唱說故事。梅姨的《七月落薇花》，則更凸顯這種婉轉行腔的技藝，古典詩詞的句式

更明顯：

歌聲殞，空見月光華，(4, 3)

一曲秋墳，成絕唱，(4, 3)

可憐七月，落薇花，(4, 3)

我不禁同情淚向，秋風灑，(4, 3)

松園寂寞，葬玉無瑕，(4, 4)

只剩紅鶯，聲未化，(4, 3)

杜鵑啼血，聲襯冷月寒鴉，(4, 4)

藝海痛聲沉，歌壇人去也，(5, 5)

管絃不復不復舊繁華。(4, 3)

.....



澳門地水南音《七月落薇花》師娘腔專集

此曲撰曲者佚名，而坊間可尋的唱本，歌詞多有異，味道也不盡相同。南音說唱的曲韻，就在於演唱者與歌曲之間的關係，乃至情感交流。梅姨這首為悼念歌壇舊友而唱的歌，在她 80 多歲時唱起，回顧昔日，種種懷想之情，在音樂的有與無之間，歌聲婉轉處，猶見南音的唱制。這種情況其實在今天的廣東歌中仍能看

到，尤其慢歌更為明顯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聽聽許冠傑的《鐵塔凌雲》和林家謙的《一人之境》，仔細聽其歌詞與音樂的配合，找尋這種來自南音的元素。

唱字與音樂的配合，情感至字詞的行腔，從梅姨的這些話語和教導，我聯想到中國文學的詩歌模式，以及現代粵語流行曲中取自南音的元素。在今天看來，這些口耳相傳的原生態歌曲，它一直與民間曲藝相關，保持著與時代和民間社會的聯繫。反觀龍舟與粵謳，由於在唱制、音樂與題材上的限制，加上內容與環境的規限，使得它們比南音說唱距離這個商業社會更加遙遠，因而逐漸消亡，不復流傳。而南音說唱則在發展變化的過程之中，形成了一套在文學與音樂間似有還無的配合格式，讓唱者得以從容地把話語與韻語，在說唱之間轉換，帶領聽眾走進故事。

梅姨的舊物中，還有一些香港的《華僑日報》，保留了從 1972 至 1977 年斷斷續續的副刊〈今樂府〉（登載當時電台、電視廣播訊息的園地，很多在電台的社團曲藝演出的曲詞，也會刊載於此，佔據整頁版面），共 135 份。筆者從當中一份 1972 年 7 月 9 日的社團音樂信息中，就看到梅姨與李錦雄合唱的〈明月照郎還〉曲子，這是少有的梅姨的唱曲記錄。梅姨將這些報紙珍而重之地保留著，並非因為它們記錄了自己的演出，她是想用這些購

自香港的
研究和唱
人，除了
挑、輪、拍
紙上，筆者
追求，她帶
味，即使
是全版的
曲，但梅姨
目，能保留
這些是她的
年渾然天成
情感，該也
品。這些舊
的生活化的
吳詠梅
物，今天我

issue

5

Oct
2022

讀書雜誌

Reading Magazine

元宇宙的十個文藝創作關鍵詞

陳荊和師在香港：從東南亞史到日本研究 周佳榮

百年史學的流變：讀牟潤孫師著作四卷（二） 陳萬雄

春常在：懷念陳原先生 甘玉貞

在音樂的有與無之間：從吳詠梅博士留下的文字資料說起 譚美玲


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